



個精光喇！」火木伯說。

我跟阿妹說，我到田頭田尾走走，順便看看阿景的水灌好了沒有。

走到院子，腳底下的番薯簽都被我踩碎了，比剝作响。日頭剛偏西，大谷場晒的番薯簽開始收了，遠遠近近升起一片一片白茫茫的灰霧。

幾個戴竹笠的女人拿着大掃把拼命的掃，還有端柴箕的，拾布袋的。一條老水牛沒精打採的騎着，連蒼蠅粘牠都不理。

真是熱，地面上起碼能烤熟一顆火雞蛋。火木伯光着上身，赤銅色的皮膚，充分表現出日夜與大自然相處的成績。

今年五十多了，還跟兒子們做笨重的工作。他能扛着一袋背邊布袋的稻谷，走過又滑又窄的田埂，把年輕的都給拋在後面。等他們追上時，他已經蹲在田埂上，足足抽完了一根新藥園了。我走到牛車旁，遞給他一根金馬牌。

「火木伯，」我問：「你的稻禾怎麼樣？」

「免講啦！」她深深的吸了一口烟，又慢慢呼出來。

「有沒有下雨的預兆？」

「我那一甲地的蓬來，唔，前天我看過，地面龜裂得能放進鋤頭柄。這兩天忙着收番薯，沒去過。其實我也沒心情看，恐怕放上一把火就能燒

就出去，到現在還沒進過門。」

「我說阿國呀，哎！」火木伯嘆了口氣：「大家缺水，水就是命，你說，誰肯放着自己的稻禾不管，把水賣給你？」說起來也只有怪天公不長眼，熬過小滿不見雨，作田人啊，實在艱苦。」

「人家說沒魚蝦也好，你看那牛車的番薯，晒着都沒碰到一滴雨水。今年，恐怕要吃番薯簽過日子了。」我說。

我轉身向田裡走去，空氣悶得非常難受。面前伸展的是一片連綿的小山丘。春天來後，坡上的拔仔，大青樹、苦荷都抽出嫩芽來，只是都被炎熱的太陽給晒乾了。遠遠看去，一株一株枯立在陽光下。翻過小丘，是一大片水稻田，晒得太久，又沒水灌，葉脈開始捲曲，葉片上現出黑斑，好像鐵器生了鏽。

阿景蹲在草寮下抽烟，眼睛盯着水管不放。他的眼前是一片一望無際的稻田，在往年，現在已是稻浪翻滾的時節。我走近他時，他還發着呆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他才大夢初醒似的一把抓住我。

「你說怎麼辦？」阿景說：「天公鑒雨的精神我真佩服，甞就甞吧！不要緊，至少打個噴嚏，下個毛毛雨也行吧！」

我家跟阿景合用一個電力抽水機，輪水番，他灌足了我灌。我問他怎麼樣，他不說話，光指着田，我黯然而退。我想我再三天也灌不了水。

二

莊子裡有人刈枯稻了。在往年，刈枯稻是交上了霉運，會得罪谷神，到霉一輩子。到時你會種這也不好，種那也歉收，缺水、生虫。現在可沒有人理那一套，眼着救也救不了，不如刈掉起種些蔬菜，也許可以撈回一些本錢。

這話有道理，於是大夥兒都刈稻了。但有人還不死心，用牛車載着大木桶到別處車水來灌，好像不忍心看它枯死一樣。好不容易車來一大桶，洩到田裡，光聽到裂縫裡叭叭的响。一會兒水就沒有了，裂縫依舊暴露在炎陽下，怎不叫人歎息？

雨不下就是不下。

在田裡工作，我不時抬頭望天空，希望能從什麼地方飄來一朵烏雲，然後下一場叫人興奮的大雨。即使不下雨，攆攆晒死人的太陽也好啊。

東邊頂厝的阿秀姑娘，到我家水田旁的那條早已乾涸的溪邊割草餵牛。挑着兩隻大竹籃，戴一頂大圓竹笠，臉用布巾掩着，只看到一對烏黑明亮的眼睛。

「牛頭崙走透透，刈不到半担草，——呼，熱，就是熱！」

「把長手套取下來，把布巾解開，用竹笠扇着風，那就不熱了。」我替她出主意。

「人家才不要，皮膚晒黑了多難看。」

「到我家稻田來刈吧，阿秀！」我說。

「刈稻禾？」她顯然吃了一驚：「你要害我嗎？你想捉住我！」

在田莊裡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，那就是偷竊人家的五谷被捉到，要罰布袋戲三場來謝罪。

「沒要緊，我阿爸說不要了，打算刈掉種番茄。」

「我們莊裡還是要等着下雨。」他坐在田埂上，玩弄着鐮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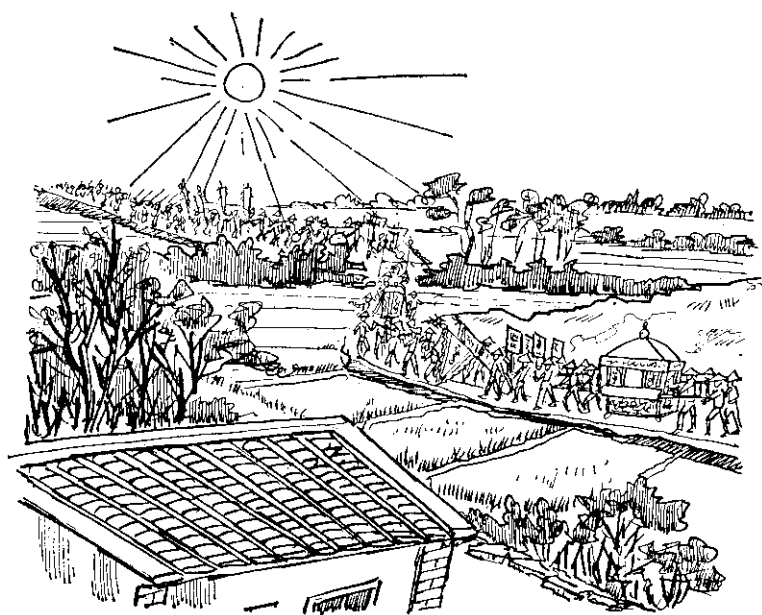
「要是整年不下雨？」我問。

「我們不管，我們還要等，總有一天會下雨的。」

會下雨嗎？我開始懷疑了。

廟前，我們幾個光着膀子的年青人，頂着大太陽築戲棚，竹竿零亂的擺滿一地。一張寫着「合境平安」的紅紙貼在棚架的前右方，酬神戲的戲台好不容易架好了。添旺提了一大壺水過來，已先灌一大杯，還想再來，我一把搶過來。他用手背擦擦汗水，吐了口口水。

簡陋的神壇供着香蕉，紅龜粿，豬頭上爬滿蒼蠅，香烟瀰漫。女人們



乞水的隊伍，浩浩蕩蕩的向海邊開去。

提着三牲酒禮來獻祭。一跨進廟門，就把雞鴨糧糕之類的東西擺在神桌上，然後上香。

穿法服的道士，眯着眼睛用沙啞的聲音唸贊聖經，右手提着驚魂鈴，左手是一支紙扇。每搖一遍鈴就停下來用毛巾擦汗。婦女們來來往往，用錫箔紙搶抓着香灰，連兩旁坐着吹鼓吹的兩個年青人，腮幫鼓得那樣大都沒注意到。

年青人今早都隨着「乞水」的隊伍走了，宋江陣，跳鼓隊，抬神轎，浩浩蕩蕩往海邊開去。我跟添旺幾個

留下來築戲棚，現在戲棚築好了，戲班子也來了，老牌的麥寮拱樂社歌仔戲班。

日頭落到廟前那棵五十年老松樹梢時，人回來啦，最先進入庄子的是村長。他騎一輛本田五十四西，接着是歪歪斜斜的宋江陣，各人的臉上都是紅紅的。

「差一點把我給累死！」阿水是跳鼓隊拿大旗的，他一到我就把旗桿往我手裡塞。我遞給他一杯開水，他一口氣喝乾了。我問他情況如何。

「花了那麼多錢，跑那麼遠的路，我想一定不會有問題的。道士還再三保證，不出三天一定會下一場大雨。」

「如果能這樣就好了。我說。」

「我很奇怪，要是我們不乞水，而每人挑一担海水回來那不更好？」

「海水，哈，」我說：「我看你晒昏了頭，作物不被塩死才怪哩！」

「那總比

旱死好得多呀。」阿水裂裂嘴說。

晚飯後，添旺找我去看歌仔戲，演得還不壞，只是每個人心中都悶着，不時抬頭望天空。

——那是個沒有月亮的晚上，天空密布着星星。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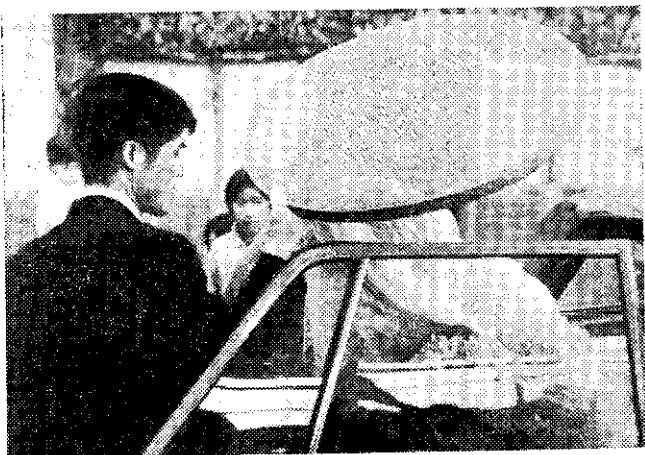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星期後，我在莊裡的雜貨店看報紙，發現了一條叫人注目的消息。——二仁水庫開工了，我們這一鄉也在施水地區之內。這的確是令人興奮的事，人定勝天，在這科學時代，求神拜佛那些玩意只是勞民傷財，一點好處都沒有。

這使我想起幾天前乞水的事，一個星期都過了，不要說雨，連烏雲都沒看到一片。求天無應，我們何不自尋出路呢？鑿深井，造水壩，都是好辦法。夏天多雨時節可以貯蓄剩餘的水，減少水災的發生，天旱作物缺水就可以拿來灌溉。石門水庫和嘉南大圳就是這個樣子。我要把這好消息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有了新的希望了。

「阿哥，松根和阿全剛才在田裡打架，松根的頭包個大布包，手也扭傷，阿全在鎮上的醫院裡，他是被松根的鋤頭柄打傷的。」我剛跨進院子，妹妹從豬欄邊跑出來向我說，手裡還拿着個蒲仔瓢。

阿全跟松根打架，真的嗎？兩個像親兄弟一樣的年青人，共用一個電力抽水機，怎會打架？

我騎着腳踏車到鎮上那家外科醫



瑞禮

(唐清根)

院，門口碰到從裡面出來的清水伯——阿全的阿爸。

「年青人火氣大，」他搖搖頭：「你進去看看。」

我進入病房時，阿全在閉目養神。整個頭用紗布包得只能看到一對眼睛，一個鼻子，右手剛上好石膏被吊得高高的。我沒有打擾他，悄悄的退出來。

爲了搶水，連最要好的朋友都翻臉不認。種田人太苦了，怕水災、怕旱災、怕害虫，哎！

我走出院門，抬頭望着天空，晴空萬里，半點兒雲也沒有。

——又是個炎陽天。